

## 第一章 穿成王妃

「死定了！我們一定會遲到！」莫子熙低著頭不斷回覆群組裡的訊息，嘴裡一邊碎碎唸。

今天是外科部主任榮升院長的大日子，交接典禮九點開始，從她們的住處上交流道再到醫院不過二十分鐘的車程，可是臨時道路施工，導致現在都八點半了，她和秦肅肅還被困在高速公路上動彈不得。

好不容易堵塞的車陣開始前進，漸漸暢通，秦肅肅馬上一踩油門，將時速由一百一催到一百四。「那我開快一點！」

莫子熙猛然抬頭。「小姐！妳不要命了？還有超速罰單！這個路段常會有警察在路肩測速照相！」

秦肅肅雙眼直視前方，變換車道，繼續加速，超過一臺又一臺的車，同時哼道：「收到罰單總比被老大白眼好，更何況老大今天開始就是院長了，依照他愛記仇的個性，我們今天如果沒有準時出現在會場，以後皮就要繃緊一點了。」

當上外科主治醫師六年來，她深深體悟到，在白色巨塔裡，人際關係比醫術重要太多了，若不是她家學淵源，恐怕早就迷失。

「妳說的對。」莫子熙發現自己無法反駁。「好吧，超速就超速吧，罰單就罰單吧，不過僅此一次，下不為例。」

莫子熙才說完，秦肅肅卻打了方向燈，車身很快靠右，在路肩煞住，莫子熙狠狠被震彈了一下，手裡的手機也掉了下去，若不是有安全帶，她肯定要從前擋風玻璃飛出去。

「怎麼回事？」她有點回不了神的看著拉起手煞車，打了暫停燈，正在解安全帶的秦肅肅。

秦肅肅伸手往後座拿醫藥箱。「後面發生了車禍，地上大片血跡，我去幫忙！」職業使然，她的車上一定帶著急救醫藥箱。

「肅肅，我知道妳很有正義感！」莫子熙連忙抓住她的手。「可是，一定有人報警了，救護車也一定馬上就會到，我們快遲到了，妳不是說老大的白眼比罰單可怕嗎？妳現在下去，我們肯定會遲到！」

秦肅肅一臉嚴肅的看著好友。「遲到會比一條……不，可能是幾條人命重要嗎？如果他們是妳的家人或朋友，妳會怎麼做？妳希望有人明明可以救他們，卻見死不救嗎？而且可能只差那麼五分鐘、十分鐘，他們就能活下去？」

莫子熙再度無法反駁，她無奈的鬆了手。「好吧，妳快去，我先打個電話給林醫師說明一下情況，請他跟老大好好解釋。」

「嗯！」秦肅肅一心撲在救人上，提著醫藥箱頭也不回的往後奔去。

莫子熙從照後鏡看著好友奔跑的身影，一七〇的高挑身材，一頭咖啡色的披肩長髮隨著動作飛揚，秦肅肅有一張不輸名模的超正臉蛋，她常想，如果她是秦肅肅，她就靠臉吃飯了，絕不幹這折磨死人的外科醫師。

她撿起手機後並沒打給林醫師，而是打給了高仲安，要是秦肅肅知道她叫高仲安替她們向老大求情，肯定會恨她。

她也沒辦法，高仲安是很混蛋的劈腿了護理師，惹得秦肅肅傷心欲絕沒錯，可他也是老大最得意的弟子，唯有他出面替她們緩頰，老大才有可能不記仇。

電話接通，說明情況，得到高仲安肯定的回覆之後，莫子熙立即結束通話下車，從後車廂拿出三角架擺在車後適當的距離，才放好，便聽到救護車和警車從遠方鳴笛而來的聲音。

她鬆了口氣，這下她們可以走了吧？如果開快一點，搞不好不會遲到，就算會遲到，也不會遲到太久……

她正想跑過去叫秦肅肅，卻見一臺水泥壓送車失速撞上那兩臺追撞的小轎車，將其中一臺小轎車捲入車底之後又高速衝撞前方三臺轎車，跟著再撞護欄翻覆，一瞬間火光蔓延，猶如爆炸。

莫子熙尖叫道：「秦、肅、肅！」

然而她耳邊除了煞車聲、碰撞聲、玻璃破碎的聲音，其他畫面猶如靜止一般。

熱！熱！熱！

秦肅肅來到這大雲朝之後唯一的感覺就是熱！

原以為古代沒有空氣汙染、氣候暖化的問題，一定比現代涼爽許多，哪知道這裡的夏天居然比現代還熱，是因為她常年待在冷氣房的關係嗎，所以在這裡才會坐著不動都一身汗？

看看四周，房間不小，也收拾打掃得挺乾淨的，可擺設卻十分簡陋，梳妝臺上空無一物，她坐在櫸木架子床上，從梳妝鏡裡看到穿越後的自己雖然也是個美人胚子，可是跟現代的自己有段差距，前世的她長得一臉聰穎慧黠，莫子熙都說她總是散發出一股咄咄逼人的英氣，而現在的她五官精緻，一雙烏溜溜的大眼睛，巴掌大的小巧臉蛋，尖尖的下巴，長長的睫毛像兩把羽扇，唇似菱角，肌膚如玉毫無瑕疵，長相是不錯，就只差一點——

她倏然起身。

這副身軀貌似沒有一百六十公分，跟現代的自己差太多了。

她抬起右腳踢了踢，又換左腳踢了踢，映入眼簾的是雙繡了海棠的鞋，小巧的蓮足令她瞠目結舌，不管是腿的長度或腳的大小，都讓她非常不適應，她嘆了口氣後又坐回床邊，真是懷念自己上輩子的蜜長腿啊！

除了對自身的外表不滿意，她對此刻的穿著也很有意見，身上的青色布衣布裙是怎麼回事？初來昏迷之際，她隱約聽到這裡的下人都稱她王妃，可為什麼電視劇裡的王妃都是綾羅綢緞、穿金戴銀，而她卻是這副落魄德性？

她已經接受自己穿成了古人的事實，也沉默了三天，因為她怕一開口就露出馬腳，所以醒來後她只用眼睛看、用耳朵聽，觀察四周的人事物。

可是妙的是，她不開口，其他出入的丫鬟婆子也個個都安靜得像啞巴，不但不會彼此交談，連走路都躡手躡腳的像怕吵到鬼似的，再這樣下去，怕是再過一個月，她還是什麼都不知道，所以她決定還是親自問個清楚好了，問清楚她這個王妃為

何會住在這破落院子裡，而與王妃該成套出現的王爺又為何從來不見人影？

剛好，外間這時傳來了腳步聲，一個丫鬟走了進來，手裡端著茶水，一見到她坐在床上，似乎嚇了一跳，手裡的托盤還差點摔落了。

也是，這幾日她為了不開口說話只好躺在床上裝病，頂多偶爾起來喝點米粥和湯藥，這會兒忽然坐起來，自然會嚇到人。

「王、王妃……」

秦肅肅看著這名圓臉丫鬟，年紀約莫十四、五歲，梳著雙丫髻，她記得另一個丫鬟曾壓低聲音叫這個丫鬟珊瑚，她假裝若無其事試探地叫了一聲，「珊瑚。」

「是！」珊瑚驚跳了一下，有些手足無措地潤了潤唇。「王、王妃有何吩咐？」

秦肅肅淡定地說道：「我要喝茶。」

「是！」珊瑚連忙把托盤放在桌上，倒了一盞茶，雙手奉上，手卻微微的顫抖。秦肅肅接過茶盞，眼也不眨的直盯著她，她這是怎麼回事，跟她說兩句話而已，她有必要這樣一驚一乍的嗎？

她抿了口涼茶，隨意的把茶盞擱在床邊，見珊瑚一臉目瞪口呆，她心裡直犯嘀咕，難道不可以這樣嗎？她只好又若無其事的把茶盞拿起來，將茶水一口氣喝完，這時珊瑚連忙拿起托盤過來，微微躬身候著，她順其自然的把茶盞放在托盤上。

珊瑚躬著身退開，將托盤放到桌上後，又走過來微微福身問道：「王妃可要用膳了？」

秦肅肅搖了搖頭，覺得她那樣曲膝的姿勢很累，便道：「妳站好，我有幾個問題要問妳。」

「是。」珊瑚馬上依言站好，她猛吞口水，看起來還是很緊張。

秦肅肅斟酌著用詞，但又想著這丫鬟看起來不太伶俐，若她說得太隱諱，恐怕她聽不懂，最後決定開門見山地道：「是這樣的，我病了一場，許多事都忘了，連我自己叫什麼名字也忘了，所以要問問妳。」

珊瑚立即用雙手捂著嘴，瞪大了眼睛，有些哽咽地道：「您連名字也忘了？奴婢就知道會這樣，那時奴婢死命拉著您，可還是阻止不了您拿頭一直撞牆，這可不，把腦子給撞壞了，這該怎麼辦才好……」

秦肅肅了解的點了點頭，原來原主是撞牆死的。

她淡淡地又道：「忘了就忘了，妳告訴我不就好了，只不過這件事不要告訴別人，只妳我兩人知道就好。」

「是。」珊瑚連忙擦乾眼淚。「您想知道什麼，奴婢全都告訴您。」

秦肅肅對珊瑚的反應頗為滿意，她雖然不甚伶俐，但至少性格不是瞻前顧後、拖泥帶水的。

「首先，我叫什麼名字？在娘家是何身分？現在是何身分？」

這個問題顯然不難，珊瑚有條不紊的回答：「王妃閨名秦肅兒，是江北芳州知府庶出的五姑娘，現在是翼親王妃。」

庶出？翼親王？這天差地遠的身分能配成對，肯定有鬼。

秦肅肅沉吟了一下，問道：「我為何會嫁給翼親王？」

珊瑚曲膝回道：「王妃的婚事乃是由皇上指婚。」

秦肅肅……不，她現在是秦肅兒了，聞言猛地瞪大了眼睛。

真真是跌破眼鏡，自古以來，異姓親王少之又少，照理說翼親王十之八九是皇上的兄弟，原主是有何才能，竟然能令皇上將她指給堂堂親王？

「翼親王是何人？」

珊瑚又曲膝回道：「翼親王乃是當今聖上一母同胞的親弟。」

古人都要這麼執禮甚恭嗎？秦肅兒被她的舉動搞得頭有些暈，她咳了一聲，說道：「跟我說話不必一直曲膝，站著回答就好。」

珊瑚一愣。「奴婢……習慣了。」

秦肅兒看著她，定定地交代道：「從現在開始你要適應我的習慣，我不習慣看別人一直蹲下身子跟我說話。」

「是……」珊瑚本又想曲膝，但一想到要適應王妃的習慣，連忙又站直。

半個時辰後，秦肅兒已從珊瑚口中知道原主的生平和這樁親事的來龍去脈，也明白了自己的處境。

如今是大雲朝元興十二年，國君蕭凌雲的年紀和翼親王蕭凌雪相差了十八歲，亦父亦兄。

蕭凌雪原有一未婚妻，是巾幘不讓鬚眉的大雲女將穆越彤，可是兩人成親前一個月，她在與金國的戰役中戰死了，蕭凌雪從此烙下了剋妻之名，是以到了二十四歲還未娶妻。

一日，皇帝微服出巡到了江北，從江北巡撫那兒聽聞芳州知府有位庶出女兒，容貌不俗卻八字剋夫，到了十九大齡還無人議親，皇帝靈機一動，突發奇想，既然一個剋妻，一個剋夫，以毒攻毒的概念，說不定兩個人都會無事，因此一回到京城就立刻下旨賜婚。

蕭凌雪對這樁婚事當然是不滿的，可君無戲言，再加上蕭凌雪向來敬重皇上，自然不可能要皇上收回旨意，讓皇上面上無光，所以他無奈的接受了賜婚的旨意，也如期迎娶秦肅兒入門為正妻。

秦肅兒的親娘原本只是府裡的一個粗使丫鬟，是後來懷了她才被抬為姨娘，而她雖然長得靈巧，卻言行笨拙，完全不受秦老爺的寵愛，自小在府裡一直備受欺凌冷待，養成了憤世嫉俗的性格，一朝飛上枝頭做鳳凰，便在王府頤指氣使，舉止十分跋扈，在外則是仗勢欺人，口口聲聲自己是翼親王妃，要旁人把眼睛放亮點，不只府裡上下無人喜歡她，蕭凌雪甚至從她過門後就沒理過她，新婚之夜也不知道去了哪裡，兩人至今都沒圓房。

「那麼，我為何會在這裡？這裡挺破爛的，怎麼看也不像個王妃的住所。」

秦肅兒發現這個話題似乎很敏感，因為珊瑚很明顯的僵了下。

「那是因為您……呃，您殺了荷花姑娘……」

秦肅兒難掩震驚地站了起來，兩眼直直的瞪著珊瑚，珊瑚被她的反應嚇得倒退了三步。

秦肅兒用力嚥了口口水。「妳說我……殺了、殺了一個姑娘？！」

她的職責是救人，殺人這兩個字從來跟她沾不上邊，乍然聽到這兩個字冠在自己身上，她無法置信。

「不、不是您親自動手殺的……」見主子反應甚大，珊瑚連忙解釋，「是您下令杖責的，誰知道荷花姑娘就這麼死了。」

秦肅兒跌坐回床上。

所以她是叫唆殺人嘍？

老天！原主究竟是個什麼樣的女人，怎麼會如此心狠手辣？她無法想像自己往後的日子要怎麼過？

珊瑚觀著主子的臉色，小心翼翼地又道：「其、其實也不能怪王妃您，是荷花姑娘故意一直激您生氣，說什麼她自小服侍王爺，是王爺的人，只有王爺能使喚她，只有王爺能打她，您不能打她，您一氣之下就命婆子押住了她，杖責二十，哪知道她身子那麼弱，板子一打完，她就吐血死了，當時您也嚇得半死，直說您不是有意的，不知道她會死。」

是了，一個養在深閨的姑娘不可能那麼歹毒……秦肅兒閉眼深吸了口氣，試圖保持冷靜。「所以王爺一怒之下就把我打發到這破落院子來了？」

珊瑚點了點頭。「您氣不過，一心求死，用頭一直撞牆，出了好多血，差點就沒氣了，大夫來看過，也說您活不成了，可沒兩日，您卻漸漸好轉，連大夫也說不可思議，說您必有後福。」

秦肅兒苦笑，後福個鬼！她就是沒福氣才會來這裡，救人救到賠上了自己的一條命，也不知道現代的自己怎麼了，她的家人朋友一定都為她哭斷腸了吧？

罷了，既來之，則安之，幸好那個翼親王不待見她，她不必花心思應付他，這一點倒是好的，否則要她跟個陌生男人做夫妻，她肯定要想辦法逃。

「我說，珊瑚，這裡沒有冰之類的東西嗎？」她還是面對現實比較重要，她想吃冰，很想很想吃，不然一杯冰涼的果汁也行。

珊瑚看著不過片刻已恢復淡然的主子，有些反應不過來。

她說了那麼多以前的事，主子居然都不哭哭啼啼也不鬧了？她真有些不適應，以前每每提到是怎麼被王爺趕到這瑞草院的，主子總是又哭又鬧。

「珊瑚……」秦肅兒抬手在她面前揮了揮。「我在問妳話，不要發呆好嗎？」

珊瑚被忽然伸到眼前的手嚇了一跳，她抖了一下，眼睛眨巴眨巴的。「王妃，別說冰了，咱們連飯都快吃不上了。」

秦肅兒一凜。「妳這是什麼意思？」

吃不上飯？這問題很嚴重。

「咱們瑞草院裡要吃飯的有二十幾口人，都是您的陪房，可您手裡的銀兩已經用得差不多了。」說著，珊瑚也是一臉愁容。

沒吃過豬肉好歹也看過豬走路，秦肅兒想到電視劇或小說的劇情，那些深宅大院裡的太太、小姐、丫鬟都是有薪水的，便問道：「我的月例呢？堂堂王妃，月例銀子應該不少吧？」

珊瑚嘆了口氣。「打您從上房搬到這兒，月銀就沒送來過，潤青去問過大總管，

大總管只說王爺沒交代，他不敢擅自作主，潤青又不能直接去問王爺……」

「潤青？」

「跟奴婢一樣，是打小伺候您的丫鬟。」

秦肅兒點點頭，想來就是另一個也很常出入她房間的丫鬟了，那個丫鬟的臉長了些，舉止較為穩重。

「那麼我的嫁妝呢？」她嫁給親王，肯定是十里紅妝才對吧？

見主子真的什麼都不記得了，珊瑚又嘆了口氣，幽幽地道：「王府送了一百二十八抬聘禮，全讓太太扣下來了，您只帶了十二抬的嫁妝過來，除了些不值錢的便宜玉器和幾套頭面，最值錢的便是一萬兩現銀，可已經給您花得七七八八了，餘不到五十兩銀子。」

聽珊瑚說下去，秦肅兒這才知道原主來到京城之後，眼界大開，什麼漂亮的衣裳首飾、胭脂水粉都想買，為了不讓下人看不起，她打賞下人出手闊綽，為了交際應酬，也常大手筆宴請京中的官太太、官小姐，怕那些權貴之家的女眷不讓她參與聚會，又狠砸大錢添購更高檔的衣服和首飾，送禮也不手軟，因此才嫁來京城短短三個月，已快把私房撒光了。

秦肅兒蹙起眉頭又問道：「好歹咱們也住在王府裡，難道王府就不供餐嗎？」

「供餐？」珊瑚想了想。「您是說膳食嗎？」

秦肅兒連忙點頭。「對，就是膳食！」

珊瑚愁眉苦臉的說道：「打從來了這裡，膳食總是過了飯點才能去取，端回來的都是剩菜冷飯，菜色不好，分量也不足，還時常都是餽壞的，大夥兒都吃不飽，問了大廚房的掌事嬤嬤，她說王爺沒說要準備瑞草院的膳食，是她心善，才讓我們去取飯菜。」

秦肅兒心裡明白了，這是打落水狗就是了，因為她被一家之主那什麼王爺的驅逐到這裡來，府裡的下人也不把她這個王妃當回事了。

她話鋒一轉，問道：「妳還沒跟我說，這裡有沒有冰？」

「啊？」珊瑚有些懵。「冰嗎？您說冰嗎？自然是有的，您初嫁來王府時，每日都有消暑果子十盒、冰十缸，可是搬到這處院子之後，大總管不會把東西發到咱們這裡來，咱們也買不起……」

她真不懂主子在想什麼，她已經說大家都吃不飽了，主子還在心心念念著冰……

「那好，妳去把我的頭面取來。」

珊瑚嚇了一跳。「您不會是要當了您的頭面吧？」

秦肅兒一臉堅定。「我是要當了我的頭面不錯。」

「千萬不可啊！」珊瑚嚇得不輕。「您是堂堂王妃，怎麼可以去當東西？再說了，您只有幾套頭面，當了您以後要戴什麼？」

「以後的事以後再說，先顧上眼前比較要緊，妳快去取來，這是命令！」秦肅兒不自覺用前世在對實習醫師說話的語氣。

珊瑚縮了下肩膀，主子的口氣很是強硬，這是她之前從未在主子身上看到的。

她乖乖出去了，再回來時，手裡捧著妝匣，身旁也多了一個救兵。

秦肅兒看著珊瑚手裡捧著的妝匣。「拿過來。」

珊瑚連忙把妝匣塞到潤青手裡，像是什麼燙手山芋似的。

潤青嘆了口氣，捧著妝匣走到秦肅兒面前，定定地瞅著她。「王妃要當了這些頭面，可是考慮清楚了？」

秦肅兒看她似乎比較不怕自己，應該比較好溝通，倒也心平氣和地道：「已經考慮清楚了。」

潤青的眸光清澈如水。「恕奴婢多嘴說一句，若當了這些頭面，您再像過去那樣揮霍，可就再也沒有第二個妝匣可以當了。」

秦肅兒知道這個丫鬟是為了自己好，是個忠心的好丫鬟，於是輕聲回道：「我明白妳的意思，妳放一百二十個心，我不會再像以前一樣了。」

一百二十個心？潤青沒有追問那是什麼說法，只是又嘆了口氣道：「那好吧，奴婢去想想法子，看看能否託人拿出去典當……」

「不必了，我要自己出去。」

她要看看這裡的一切，她要找找出路，否則典當的銀子若花用完了，誠如潤青說的，沒有第二個妝匣可以當了，到時他們豈不都要喝西北風了？

「您要出府？」潤青、珊瑚都是一臉錯愕的看著語出驚人的主子。

「有什麼不對嗎？」秦肅兒一笑置之。「難道有規定我不能出府？」

兩人同時搖搖頭，異口同聲回道：「沒有。」

不過她們實在想不透，自從來到瑞草院就以淚洗面、口口聲聲不想活了的主子，怎麼有這麼大的轉變？難道從鬼門關前走了一遭回來，真的轉性了？

## 第二章 夫妻相見

要出翼王府有很多道門可以走，秦肅兒選了後門，為的是不想跟蕭凌雪打到照面，他身為王爺，肯定是走大門的，萬一遇上他也是尷尬，他看到她一定不高興，而她寄人籬下，又何必惹得他不悅？所以她還是識相點，能避多遠就避多遠，最好他永遠忘了有她的存在，那就更萬幸了。

守後門的高胖憨實小廝名叫楊年福，他見到秦肅兒時一臉惶恐。「怒小的無禮，王爺沒交代王妃可以出府。」

他很是納悶，王妃是怎麼回事？人人都知道王爺打發她去瑞草院是去思過反省，她卻一臉開心的要出府去？要是讓王爺知道了，不氣炸肺才怪。

秦肅兒負著手，眼睛看著地面，用鞋尖隨意踢著石子，一邊問道：「那王爺有交代本王妃不能出府嗎？」

楊年福一時語塞，搔了搔頭。「倒也沒有。」

「那不就結了。」秦肅兒拍了拍他的肩。「王爺沒有交代本王妃不能出府，表示本王妃可以出府。」

楊年福還在垂死掙扎。「小的不敢做主，萬一讓王爺知道了……」

秦肅兒輕描淡寫地道：「不要讓他知道不就行了？」她看著顯然一愣的楊年福，又用長輩的口氣語重心長地道：「做人要懂得變通，本王妃現在雖然不受王爺待見，可本王妃怎麼說也是王爺八抬大轎、明媒正娶的王妃，你怎麼知道本王妃哪

天不會受寵？若是現在為難本王妃，等本王妃受寵了，呵呵，悔青腸子的可是你啊！」

楊年福聽得一個激靈，連忙開門放行。

秦肅兒很滿意這個結果，要是那小廝仍是冥頑不靈，抵死不從，把事情鬧大，招來了蕭凌雪，可不是她的初衷。

「王妃您可真會說話，三言兩語就把那小子唬得一愣一愣的。」林曉鋒說得興高采烈，「小的從前還以為京裡人多聰明哩，依小的看，王府裡笨頭笨腦的人還挺多的。」

秦肅兒首回出門，自然是要帶著人的，因她不識路，不能自己出門，是以帶上較為沉穩的潤青，珊瑚則留守看家。

潤青說，她們兩個女子出門不太好，才又帶上林曉鋒，說林曉鋒有些拳腳功夫，遇事可以擋一擋。

這林曉鋒是何人？是陪嫁過來的小廝林大勇的兒子，林大勇和他的婆娘吳氏還有兩個女兒，名叫曉翠、曉花，都是她院子裡的二等丫鬟。

想想這些人都是她要養的啊，她不出去賺錢怎麼可以？

「記住了，你們在外面稱我小姐，不許再叫王妃了。」秦肅兒對於林曉鋒的狗腿不置可否，只交代了這麼一句。

她原是要女扮男裝的，可她太貌美了，扮成男裝反倒顯得不倫不類，而且是任何人都能一眼看出她是女子的那種，還是做姑娘裝扮正常些，起碼不會引人注目。

「知道了，小姐。」林曉鋒依舊興致高昂，這份自信感源自眾多小廝裡，主子就挑了他帶出門。「小姐想去哪裡？打來京城之後，這京裡大大小小的巷弄小的也逛過幾回了，不敢說熟，但也絕不會迷路。」

秦肅兒不假思索地道：「先去銀樓吧！」

林曉鋒果然熟門熟路的帶她們到了城南胡同裡的銀樓街，秦肅兒抬頭見到「萬祥號」的招牌離他們最近，便決定是它了。

秦肅兒讓林曉鋒在門外守著，她和潤青進了鋪子裡，潤青小心翼翼的拿出布包裡的五套頭面，由於那頭面不是出自什麼名家之手，做工也不仔細，一共只當了六十兩銀子。

秦肅兒不知此地物價，也沒概念六十兩銀子在這裡能做什麼，但她想，飽餐一頓總是沒問題的吧？她穿來之後還沒吃過像樣的食物，每天吃的都是冷飯剩菜，她想吃頓好的犒賞自己死於救人。

「曉鋒，哪兒有飯館？」出了胡同，頓時有種分不清方向的感覺，秦肅兒舉目望去，寬闊的街道上五花八門的招牌令人眼花撩亂，人來人往，好不熱鬧，京城不愧是京城，商鋪林立，只要想得到的商家都有。

「飯館？」曉鋒眼睛一亮，他們午飯還沒吃就出門了，這會兒肚子也餓了，敢情主子是要請他們吃飯了。「小姐，您要找哪種飯館？大的？中的？小的？」

他壓根兒不知道主子是來當東西的，還當主子像從前一樣出手闊綽，是去銀樓買首飾的。

「大的。」秦肅兒不假思索的回道。

林曉鋒打了個響指。「好勒！」

林曉鋒領路，拐了幾個彎，三人來到一條更大、更熱鬧的街，大街兩邊的酒樓茶肆多不勝數，來往客人更是絡繹不絕。

林曉鋒在一棟三層木質高樓前站定，俏皮的一彎身介紹道：「小姐，這便是京城數一數二的館子了。」

秦肅兒抬眼看著這雕梁畫棟的氣派樓宇，大大的燙金字招牌寫著「萬宴樓」，心想這樣奢華的大酒樓，東西一定不會不乾淨，職業使然，衛生一向是她的第一考量，價格其次，她點了點頭。「就這裡吧！」

潤青在心裡直嘆息，才典當了頭面就來上大館子，六十兩銀子在主子手裡恐怕很快就會揮霍殆盡。

看來主子還是沒有變，她若在此時出言阻止，主子肯定要用臉子的，是以她抿著嘴不發一語，一顆心沉到了谷底，對他們在王府的未來感到憂心忡忡。

進了四扇通門，青衣小二立即滿臉殷勤笑容地前來招呼，「三位客官，要坐雅間包廂還是散座？」

秦肅兒向來習慣留意周圍的動靜，以便有緊急情況可以出手救人，她四下打量幾眼便答道：「散座。」

潤青有些意外，主子成了王妃之後便愛擺排場，上館子總要坐雅間，還要挑景色最好、最清幽的，每每多花上幾十兩銀子也滿不在乎。

她是打小伺候主子的，知道主子性格如此偏激也是被逼的，主子被欽點成了王妃，她打從心裡為主子高興，萬萬沒想到主子來到京城之後會變本加厲，一心只想用銀子收攏人心，大擺王妃的架子，弄得天怒人怨，王府裡沒人喜歡她不說，又不受王爺待見，她就是心裡為主子急，也莫可奈何，人必自助，而後人助，主子一意孤行，她只是個奴婢，人微言輕，根本起不了作用。

不過主子今日卻要了散座，怕是心裡也知曉手裡銀子不多，要節制些，思及此，她心裡不免有幾分安慰。

「三位這邊請。」

小二引路，三人入座沒多久，小二便送上茶水，拿來菜牌，詢問他們要吃什麼菜、喝什麼酒。

秦肅兒看著菜牌，點了四道中等價位的菜，不要酒。

她原就是滴酒不沾，這習慣源自於有次她在酒吧和友人聚會，喝得半醉，現場發生慘烈鬥毆，有好幾個人被砍成重傷，她身為外科醫師，卻因為酒醉無法施救，最後那幾個人到院時都沒了呼吸心跳，她十分懊悔，從此不再碰酒。

「曉鋒，你知不知哪裡有醫館？」秦肅兒托著腮，百無聊賴的左瞄右看，發現往來的人都衣著光鮮，往上看，二樓人影浮動，均是錦衣華服，就他們三人的穿著最一般。

「小姐要看大夫？」林曉鋒面露驚訝。

潤青立即直視著她，卻是謹慎的沒有開口。

看他們倆的反應頗大，秦肅兒笑了笑，解釋道：「只是問問，以備不時之需。」她最拿手的就是做醫師了，其他的可以說都不會，連泡麵也煮不好，要找營生，自然要從醫療方面下手。

林曉鋒壓低了聲音，還此地無銀三百兩的用手遮住了唇道：「小姐若是身子不爽利，可請大夫到王府出診，醫館龍蛇混雜，小姐身子矜貴，還是不要去那種地方比較好。」

秦肅肅揚起了眉。

奇怪了，醫院是救人的地方，照道理說是很神聖的，怎麼到這裡成了龍蛇混雜之地了？

潤青這時也道：「曉鋒說的是，醫館那種地方，小姐可萬萬不能涉足。」

秦肅兒好奇了，醫館是「哪種地方」？為何她不要去比較好？「難道這裡的人生了病不上醫館的？」

「小姐一直待在府裡有所不知。」林曉鋒沒注意到她的語病，低聲道：「生活稍微過得去的人家都不會上醫館，病了自然是請大夫到家裡看診，醫館是窮人家和地痞流氓打架受了傷去的地方，略有些名氣的大夫不會到醫館坐堂，醫館裡的大夫都是些三腳貓，用的藥也都是最差的。」

秦肅兒很是訝異。「三腳貓大夫，最差的藥，那病怎麼會好？」

「就是啊！」林曉鋒更加小聲地說道：「上醫館的都是經年在病著的破落戶，沒病的人去那裡也會被過了病氣。」

秦肅兒這才知道原來大雲朝的醫者文化是這樣的，大夫都是個體戶，想來診金便是由名氣決定。

她琢磨著，個體戶的話，她也成的，遂精神一振地問道：「那麼大夫需不需要有什麼證照？」

林曉鋒微歪著頭，一臉疑惑。「證照？」

秦肅兒想了想，改口道：「資格。」

林曉鋒呵呵笑了兩聲。「只要醫得好人，醫不死人，那就是資格了。」

秦肅兒心想這標準還真是寬鬆，不過這樣也好，若是還要通過考試什麼的才能行醫，那還真是麻煩，她得要重讀這裡的書才行，電腦用久了，她的毛筆字可不行。見主子有興趣，林曉鋒又滔滔不絕的說道：「不過，若想成為有名的大夫，也可以參加醫科舉，宮裡太醫院的御醫都是醫科舉出身，他們的俸祿可高了，而且還有品階，若是醫好了那些嬌貴的娘娘、公主，賞賜可不一般，有些醫術高明的還有御賜的宅子，是每個大夫都嚮往的出路。」

秦肅兒聽得眼睛一亮。「醫科舉？」

「是啊，醫科舉。」林曉鋒口沫橫飛地道：「三年一次，若是考上前幾名，就能當官了，若是百名之內，求診的人可是會增加好幾倍，診金自然也會提高好幾倍。」秦肅兒含笑點頭，褒讚道：「曉鋒，你懂的還真不少。」

林曉鋒得意的揚起嘴角。「我爹娘說我自小便機靈，聽大人說話，聽了一次就學得十足十。」

菜陸續上來，小二臉上堆著笑。「幾位客官慢用。」

秦肅兒吃了幾口，覺得色香味俱全，擺盤也甚為精緻，不愧是京城最大的飯館，她見潤青和曉鋒都不動筷子，狐疑地問道：「你們怎麼不吃？」

林曉鋒猛吞口水，潤青則一板一眼地道：「奴婢怎可跟小姐一塊兒用膳，自然要等小姐吃完，奴婢才能吃。」

秦肅兒心想古人的思維她不知何時才能適應，嘴上淡淡地道：「出門在外，這規矩免了，快吃吧！一會兒菜涼了就不好吃了。」

「是。」潤青和林曉鋒這才動筷子。

秦肅兒吃得很快，片刻就把一碗飯吃完了，這是她當醫師之後養成的惡習，吃飯一定狼吞虎嚥，免得下一秒有病人送來就沒得吃了，而醫師是個體力活，手術一站常常都是幾個小時，不快速填飽肚子不行。

她不吃了，潤青和林曉鋒見狀也立即放下碗筷，她少不得板起臉命令他們得將桌上的飯菜都吃完才行，他們這才又捧起了碗筷繼續吃。

飯館裡四個角落都擺著大冰鼎，徐徐冒著白氣，比外頭清涼許多，秦肅兒坐下便不想走了，見別桌在吃寒瓜，她也叫了一碟。

寒瓜這種水果她是第一次吃，吃起來像西瓜和香瓜的綜合體，切開之前肯定在冰裡浸過，冰冰涼涼的，很是消暑，她一連吃了三塊，又命令潤青、林曉鋒得將其他塊寒瓜吃完。

正當秦肅兒在用小二送上的冰帕子擦手之際，酒樓大門進來了兩個人，前頭是個滿臉汗珠、小廝模樣的少年，後頭是個頭髮花白的老頭，一襲青衣儒袍，提著一只箱子，兩人行色匆匆的往樓上走。

秦肅兒看著那老頭面色略青，心裡正想著那老頭不應用跑的，應該慢慢走，說時遲、那時快，那老頭竟在樓梯上倒下。

「劉大夫！」那小廝嚇了一大跳，連忙去把老頭扶起來。

「怎麼回事？」原本在櫃臺後方的掌櫃和兩名在跑堂的小二也立即過去幫忙。

所有人則是都拉長了脖子看。

潤青和林曉鋒也跟其他人一樣，被這突發的狀況吸引了目光，秦肅兒二話不說起身疾步過去。

潤青和林曉鋒很是錯愕。「小姐，您要去哪裡？」

秦肅兒充耳不聞，他們連忙起身跟過去。

小廝正試圖要把老頭扶起來，秦肅兒蹲下身子，不由分說地道：「你先別動，我看一看！」

她迅速翻開老頭的眼皮，見他瞳孔散大，對光的反應消失了，全身僵直抽搐、口吐白沫。

那小廝見她一連串的動作不像來亂的，問道：「姑娘是大夫嗎？」

「嗯！」秦肅兒又摸了摸老頭的額頭，沒發燒，不是熱痙攣，那八成是癲癇了。

「小姐！」潤青跟林曉鋒大驚失色，人命關天，主子在胡說些什麼啊？

秦肅兒沒理會他們，對那小廝和掌櫃、小二道：「是癲癇，若沒即刻處理會要人

命，你們把患者抬到平地，讓患者躺平！」

聽到要人命，三人連忙照做，一起將老頭抬到地上，這時已有酒樓裡的客人不吃飯過來圍觀了。

秦肅兒一邊解開老頭的衣襟，一邊頭也不抬的命令道：「曉鋒，把你的外衣脫下來！潤青，去把藥箱檢過來！」

林曉鋒見主子神態嚴肅，不敢不從，連忙脫下短打外衣遞過去，潤青也連忙去檢那落在一旁的藥箱。

秦肅兒把衣物捲起，置於老頭的頭部下方，對小廝道：「讓患者側躺，口水外流，保持呼吸暢通，避免嘔吐物嗆入氣管。」

治療的時候一邊講解給患者本人、家屬或實習醫師聽，已是她的習慣，雖然圍觀者都聽得雲裡霧裡，可他們還是慣性一臉恍然大悟的點了點頭，「哦」了長音。

秦肅兒打開藥箱，心想老頭是大夫，至少會有針吧？果然，她在藥箱裡找到一套銀針，她取出一支合用的銀針，在老頭的幾個穴位輕輕施針。

雖然她專精的是外科，可因為太祖父、曾祖父、祖父和她父親、兄長都是中醫，她也修了中醫，她更慶幸從祖父那裡學了一手精湛的針灸術，否則來到古代，她這外科醫師可就英雄無用武之地了。

不一會兒，老頭緩過了呼吸，幽幽轉醒，慢慢睜開了眼皮子。

眾人一陣讚嘆，潤青和林曉鋒則是看得目瞪口呆，尤其是潤青，她很清楚主子不可能懂醫，更不可能會施針，可是她剛剛看到的是什麼？主子真的在給人施針嗎？還真的把人給救活了？

秦肅兒把針收好，吩咐道：「暫時不要動患者，不要靠近，讓患者休息到體力恢復為止。」

掌櫃頻頻點頭。「明白！明白！」又交代小二好生看著劉大夫。

那小廝見她如此神乎其技，急切地問道：「姑娘可否隨小的上樓看看？家主身子不適，原是請了劉大夫來，可劉大夫這模樣……」

「好，我跟你去看看！」秦肅兒提起了藥箱，對老頭道：「劉大夫，借你藥箱一用，還有，癲癇最忌驚氣急，要多休養，避免操勞。」

劉大夫輕輕點了點頭，氣若游絲地道：「多謝姑娘。」

秦肅兒提著藥箱跟在小廝身後上樓，潤青和林曉鋒見狀也連忙跟上去。

小廝領著他們進入一間寫著「蘭室」的雅間，一名男子立即罵道：「混帳東西！不是讓你去請劉大夫嗎？劉大夫人呢？這三個是什麼人？隨隨便便把閒雜人等帶來，你是不想活了你！」

「爺息怒！」小廝忙道：「劉大夫在上樓時昏過去了，是這位姑娘施針，劉大夫才醒了過來，可劉大夫一時半刻還不能移動，小的才自作主張，請姑娘來給老爺看看。」

聽了小廝解釋，那男子還是繼續罵道：「混帳東西！老爺是隨隨便便一個江湖郎中可以靠近的嗎？劉大夫不能動，你腿斷了還是瘸了，不會再去請別的大夫？竟然叫一個娘兒們來給老爺看病，不想活了你！」

「寬兒，你別吵了。」一個面色發紅、有些福泰、穿戴得通身氣派的六旬老者靠在椅背上蹙眉道：「既是能給劉大夫施針，必定是不凡的，勞煩姑娘過來看看老夫。」

秦肅兒這才走過去，適才聽到娘兒們三個字她本想掉頭就走，可她看患者面色潮紅，身子又不時顫抖一下，實在做不到坐視不管，又見雅間裡約莫坐了十來個人，看桌上又有壽桃又有長壽麵的，八成在祝壽，這種好日子，她也不願見出了什麼壞事。

那老者便是今日的壽星魯國公孫令槐，見她走近問道：「姑娘貴姓？」

人家客氣，秦肅兒便也中規中矩地答道：「姓秦。」

孫令槐伸出手。「有勞秦姑娘了。」

秦肅兒很自然的在他旁邊的空椅子坐下，開始把脈。

先前那罵人的男子是魯國公最小的兒子孫子寬，他怒瞪著她，那是他的座位，她膽敢說坐就坐？

秦肅兒明知有人在瞪她，她不予理會，專心把脈，片刻後問道：「患者，你是否感覺到頭重、頭暈，耳鳴，身子還會忽然發熱，四肢麻木，如廁的次數也比往常頻繁？」

這人的心率比平常人快多了，她認為是高血壓。

孫令槐頻頻點頭。「姑娘說的半點不錯。」

「你這是高血壓，切記平日要吃得清淡，少吃點肉，多吃菜，不要飲酒，冬天要保暖，沐浴用溫水，太冷或太熱都不可，也不能太胖，像你現在的體型就過胖了，需要減肥，還要適度的運動……」

孫子寬忍不住插嘴道：「什麼是運動？」

「就是走來走去，慢慢的走，每日走上半個時辰，並做幾個動作，像我這樣。」她起身示範了幾個伸展體操的動作，一室的人都目瞪口呆。

潤青恨不得過去阻止，一個女子在眾目睽睽下這樣，成何體統，羞死人了！可是她莫名又有種感覺，主子是不會理會她的，只好努力忍住。

秦肅兒做完後，若無其事的坐下，打開藥箱，取出銀針。「患者，現在我給你施幾針，施了針，你會感覺好多了，可平日還是要照我適才的醫囑，否則這高血壓可大可小，嚴重可是會腦中風，半身不遂。」

經過施針，孫令槐發現他的頭真的不暈了。「秦姑娘的醫術實在高明，老夫的頭暈之症已好多了。」

聞言，孫子寬撇撇唇，從懷裡掏出兩錠銀子放在桌上。「算妳走運。」

孫令槐斥道：「寬兒，不得無禮！」

秦肅兒原就打算靠醫來謀生，如今順利跨出第一步，所謂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，這銀子沒理由不收。

她正要告辭時，對座一個穿天青色素面杭綢長袍的男子忽然捂著胸口，臉色發白的連人帶椅倒下。

旁邊有人要去扶那人，秦肅兒大聲喊道：「不許動！」

她一個箭步衝過去，見那人眉心蹙得死緊，面色泛白，喘不過氣來，她一把捉住了那人的手把脈。

極沉的脈搏……是氣胸！

她迅速把人扶到地上躺平，解開他的衣襟，打開藥箱，拿出針包，取出一支大小適用的銀針，由鎖骨往下找到肋骨的位置，深吸了口氣，就要扎下去。

驀然間，她的手被擒住了，緊接著一道雷霆萬鈞又氣急敗壞的低沉嗓音在她頭頂上方響起——

「妳要做什麼？」

秦肅兒一抬頭，就對上一對著火的眸子，且這人劍眉入鬢，氣勢凌厲，擒住她手腕的力道之猛，讓她以為自己的手會斷掉。

「你瞎了？」她秀眉微揚，沒好氣的說道：「還能做什麼，當然是救他！」

當她說你瞎了這三個字時，明顯聽到周圍的抽氣聲。

怎麼，在這裡不能說你瞎了嗎？是這裡的髒話嗎？

蕭凌雪沒有鬆手的意思，一雙怒火繚繞的眼眸仍舊瞪視著她。「妳知道他怎麼了嗎？妳要如何救？」

秦肅兒不耐的低吼道：「你再問下去，他就會沒命！」

蕭凌雪臉上烏雲滿布。「妳能保證救他性命？若救不了呢？」

秦肅兒冷哼道：「一命抵一命總可以吧？你大可殺了我給他抵命。」

「口氣真大。」蕭凌雪同樣冷哼一聲，口氣惡劣的說道：「妳可知道他是什麼人？妳算什麼，妳的命哪配抵他的命！」

「患者是氣胸，你知道氣胸是什麼嗎？」秦肅兒不滿的道：「氣胸就是氣體不正常地進入胸膜腔，導致肺葉跟胸壁分離，形成積氣狀態，更可能影響患者呼吸，不能呼吸就會死掉，而他現在就是快要不能呼吸，你一直在干擾我讓他呼吸，我們兩個誰想害死他，有眼睛的都看得出來！」

她輕蔑的語氣令蕭凌雪的怒火更熾。該死！這女人竟敢當眾鄙視他？

眼見兩人之間的氣氛劍拔弩張，孫令槐咳了一聲，對蕭凌雪拱了拱手道：「五爺，依老夫所見，秦姑娘醫術非凡，還能立即採取治療，又以自身性命擔保，肯定知道病癥，不妨就由她為周先生醫治。」

「既然魯國公都開口了，就讓妳試試。」蕭凌雪眼神一寒，厲聲道：「不過，若周先生有個差池，一定會讓妳賠命！」

秦肅兒撇撇嘴，哼道：「你再不鬆手讓我給他治療，肯定會有差池的，到時你也是兇手，一起賠命。」

她又聽到周圍的抽氣聲了，怎麼，她有說錯什麼嗎？

蕭凌雪總算鬆了手，秦肅兒不再理會周圍的一切，左手固定好皮膚，右手持針，針尖對準穴位迅速直接刺入，有幾個人忍不住驚呼，她充耳不聞，片刻才拔針。

「患者，你感覺如何？是不是能進氣了？」

周禮的面色漸漸恢復正常，對秦肅兒幾不可見的點了點頭，復又看著蕭凌雪，似是有話要說。

秦肅兒不屑的瞥了蕭凌雪一眼。「喂，患者有話要對你說。」

那個喂字一出，周圍的抽氣聲又傳來了，她實在想問問自己到底說了什麼，他們為何要這般大驚小怪？

「爺，周先生好像真的有話要跟您說。」小廝凌寶小聲進言。

蕭凌雪暗暗咬牙，彎下身傾聽周禮說話，不時看秦肅兒一眼，待周禮說完，他才直起身，看著秦肅兒，面色微沉地問道：「刀箭傷妳會治嗎？」

### 第三章 縫合之術

外頭馬蹄聲噠噠，馬車裡又悶又熱，秦肅兒主僕三人坐在馬車裡，也不知道要被載去哪裡。

秦肅兒把從孫子寬那裡得到的兩錠銀子交給潤青。「妳來保管。」

這兩錠銀子看著是頗有分量，但她不清楚這裡的物價，不知這些是現代的多少錢？不過在古代行醫倒也不錯，有診金拿，方才吃喝的費用也有人幫忙付帳。

「小的看，這足足有二十兩銀子。」林曉鋒興高采烈的說道：「小的不知道小姐醫術高明，今日真是讓小的大開了眼界，憑小姐今日露的那一手醫術，進宮當太醫都使得。」

潤青把銀子收好了，唇卻是抿得死緊。

主子對醫術一竅不通，這點她比誰都清楚，可剛才在酒樓裡，主子準確的連續救治了三個人，這可不是瞎貓碰上死耗子就能解釋的。

約莫半盞茶的功夫，馬車停了下來，秦肅兒下了馬車，手裡還提著劉大夫的藥箱，離開酒樓那時，在一樓已不見劉大夫的蹤影，她只好將藥箱一併帶走。

「這裡是哪裡啊？」林曉鋒東張西望，饒是他自詡對京城熟門熟路，可也說不出他們究竟身在何處。

秦肅兒看著四周，街道非常靜謐，周遭也沒有人走動，前後左右幾戶宅子都閉著門，而他們所在之地是一間宅子的大門，圍牆很長，顯示了宅邸的寬闊，且那圍牆又蓋得非常高，外人不易窺探，兩扇目測有六公尺高的青銅大門無人看守，也沒有石獅子那類的東西，簡潔的門楣空無一物，門邊墨黑的「雪園」兩字鑲嵌在橫木匾上，顯得低調而神祕。

馬車一到，那個自稱叫凌寶，奉命領著他們來的小廝便一個翻身下了馬，他向前叩了門，有人應門之後，他便轉頭對他們道：「你們三個隨我來。」

秦肅兒秀眉微皺。

真是有什麼主人就有什麼僕人，這小廝趾高氣揚的態度和那個被稱為五爺的男人一模一樣。

進了大門，既沒山石堆砌的花園，也看不見半株花木，簡單的格局倒是跟宅邸的外觀相當相符。

走了好長一段路，上了甬道，進入迴廊，一排緊閉門窗的房間，偶有人經過也都是目不斜視、行色匆匆。

「小姐，這裡好生奇怪，咱們真要去嗎？」林曉鋒在後頭小聲問道。

秦肅兒淡淡地道：「既來之，則安之。」

雖然氣氛異於尋常，她倒是不怕的，魯國公既貴為國公爺，想來地位頗高，他對那五爺神態之間多有恭敬，可見那五爺的地位比他還高，既然位高權重，又是請她來治傷的，肯定跟人口販子扯不上邊。

「到了。」凌寶在一間廂房門前停了下來，手指點了點潤青和林曉鋒道：「你們兩個在這裡候著。」又對秦肅兒一抬下巴。「妳跟我進去。」

林曉鋒不服地嚷道：「不行，我們又不知道你們是什麼人，怎麼可以讓小姐自個兒進去，我們要跟著小姐……」

凌寶作勢一掄拳頭，警告道：「你這小子，叫你在這兒等就在這兒等，再嚷嚷，把我們爺招惹來了，小心你吃不完兜著走。」

秦肅兒不耐煩在這種小事上糾纏，開口道：「潤青、曉鋒，你們就在這裡等我，不會有事的。」

凌寶哼了一聲，嗤之以鼻地道：「沒見識，這裡可是全京城最安全的地方，會有什麼事？這裡若是不安全，那整個大雲朝就沒有安全的地方了。」

「狗仗人勢演夠了沒？快點開門吧你！」秦肅兒厭惡地道：「左右不過是個奴才，哪來那麼多廢話？」

「妳——妳說什麼？！」凌寶感到難以置信。

他打小跟在主子身邊服侍，連姓名都是主子賜的，隨了主子的姓，甚至連中間的凌字都跟主子一樣，向來走路有風，誰不對他高看幾眼，從來沒人當他是下人，但這個丫頭剛才居然說他狗仗人勢？意思是，他是畜生嘍？

「我說——」秦肅兒的語調不高不低、不輕不重地說道：「你再眼睛不是眼睛、鼻子不是鼻子的對我們，待會兒見到你主子，我必定加油添醋的參你一本，看你有沒有好果子吃！要知道，本小姐是你家主子重金請來的，不是本小姐自己要來的，你再不客氣點，本小姐就不治了，到時你家主子的怒火，你就自個兒承擔吧！」那時在雅間裡，那個五爺問了她是否會治刀箭傷，她回答會是會，但她的診金很貴，五爺當場拿出一張一百兩的銀票，還言明若是治好了，另有謝酬。

「我什麼時候不客氣了？」凌寶撇了撇唇，雖然還嘴硬，可他卻是乖乖收斂了態度，推開了房門，心不甘情不願的對秦肅兒說道：「姑娘請。」

秦肅兒進了屋，凌寶很快又將房門關上，潤青和林曉鋒縱然擔心，也只能依言在外頭等候。

房裡有幾個人，秦肅兒看了她認得的蕭凌雪和周禮一眼，視線隨即移到床上的男人身上。

男人躺著，面無血色，他光著上身，腹部有一個近六寸大的傷口，裡外的肉都往外翻，還溢著血水，肩窩處更糟，有個不長但極深的傷口，帶著一截斷箭，箭頭深嵌在肉裡，看不見傷口有多深。

她神色一凜，疾步向前。「他什麼時候受的傷？」

蕭凌雪見她面對這猙獰可怕的傷口仍如此鎮定，對她的輕視不免減了兩分。「已經有半個月之久，時時高燒不退。」

秦肅兒也不知道這裡的醫術到什麼境界，但想來應該還未有縫合術，才會半個月

了還任由傷口外露不處理，這種情況傷口極容易細菌感染，引發敗血症致死。她仔細察看了兩處傷口，說道：「沒有傷及內臟，但傷口暴露的時間過長，需要立即縫合。」

這人應是身子底子好，又沒有傷到內臟才能挺到現在，但也是陷入昏迷狀態了。

「姑娘說的縫合是？」床邊一名六旬開外的老大夫很虛心的開口問道。

秦肅兒看著蕭凌雪，用眼神問他這是誰。

蕭凌雪不自覺地回道：「這是太醫院的顧太醫，一直在這裡負責照看病人。」

秦肅兒對顧太醫點了點頭，說道：「縫合就是把傷口縫起來，如此傷口才能密合，長出新肉來。」

顧太醫一臉錯愕。「縫、縫、縫合？要如何縫之？」

秦肅兒檢查傷者的脈搏，輕描淡寫的說道：「用針線縫。」

顧太醫更駭然了。「針、針線？」

房中其他人聞言也都面露詫異之色。

蕭凌雪面色一沉，低吼道：「妳在拿病人的性命開玩笑嗎？若能用針線縫，何必等到現在？！」

秦肅兒毫不畏懼他的怒氣，朝他輕輕挑眉，目光冷淡，語氣卻頗為挑釁地說道：「當然是因為在等我來，這裡無人會縫合，不代表天下就無人會，而我正好是會的那一個。」

「好大的口氣！」蕭凌雪此生第一次遇到膽敢與他針鋒相對的人。「我就看看妳怎麼用針線縫！若縫不起來……」

不等他說完，秦肅兒就不緊不慢的接口，「若無法縫合，一命抵一命，我給他賠命，行了吧？！」

蕭凌雪被截了話，咬著牙，臉色鐵青。

秦肅兒感覺到房裡忽然靜得落針可聞，眾人大氣不敢喘一聲，她忽然心情很好。這位五爺平常肯定是火爆脾氣，大家都怕他，沒人敢說自己的意見，沒人敢跟他頂嘴，這樣獨裁專制的人，就是要有人給他敲打敲打，他才會知道如何尊重他人。她不再理會面色陰沉的蕭凌雪，逕自問道：「顧太醫，此地可有羊腸線？」

這裡不可能有外科縫合線，她便想到可被人體吸收的羊腸線，羊腸線做為手術縫合線的歷史悠久，或許有希望有。

「羊腸線？」顧太醫一愣，想了想說道：「老夫未曾聽聞過羊腸線，請問姑娘那是何物？」

秦肅兒無暇說明，又道：「那麼一般的針線總有吧？將針線放在熱水裡煮沸，還要大量最烈的酒，另外要紗布、棉花、鋒利的刀、剪刀、鑷子、鉗子……」

顧太醫再一次虛心發問，「姑娘，什麼是紗布？」

秦肅兒不答反問：「顧太醫是怎麼包紮傷口的？」

顧太醫回答道：「老夫包紮傷口使用的是棉布。」

秦肅兒匆匆說道：「我看看！」

一旁候著的小醫僕不等顧太醫示意，便自動自發取來一袋棉布。

秦肅兒檢查了下，有點粗糙但還堪用，便對小醫僕道：「你把一半的棉布剪成小塊浸在烈酒中，再準備一盆水，兌上鹽水，另外再拿幾個乾淨的盆子，刀、鑷子、鉗子浸泡在烈酒裡，剪刀先清洗後用沸水燙，再以火烤，如此便能雙重消毒，聽明白了嗎？」

小醫僕點頭。「明白！」

「很好！」秦肅兒給了小醫僕一個讚揚的眼神，隨即轉身對顧太醫道：「顧太醫，現在請你煮一大碗麻沸湯給傷者喝下。」

「麻沸湯？姑娘知道麻沸湯？」顧太醫十分驚詫。「老夫曾在古籍寶典上看到過，據傳喝了之後，能夠讓人渾然不知，可行開膛剖腹，不過配方已失傳許久……」

「失傳？」秦肅兒倒是意外。「好吧，沒關係。」

沒有麻沸湯無妨，幸虧她專精針灸麻醉，她爺爺是針麻的專家，她有興趣也有天分，她爺爺便手把手的指導她，她通過醫學檢核後，也為一位對麻醉藥過敏的患者開過刀，當時她用四根針麻醉了患者，順利開完刀，得到媒體的大力讚揚，還帶起了一股學針麻的旋風。

「喂，你——」她看著蕭凌雪，故意頤指氣使的說道：「準備兩張到我腰部左右的桌子過來，把傷者抬到桌上，派人燒一大桶酒，要燒開，把這屋裡每個角落都仔仔細細的擦過，絕對不能馬虎，然後，留下顧太醫，閒雜人等離開。」

這人一直對她不客氣，她自然也不需要對他客氣。

蕭凌雪用眼神示意旁人去搬來桌子，接著冷冷的瞪視著她。「為何要支開所有人？莫非你是打算縫合若是失敗，想要使什麼逃脫的陰謀鬼計？」

「笑話，我這輩子還沒從手術室逃跑過。」秦肅兒嗤之以鼻的道：「你想留下來便留下來，不過勞煩你保持安靜，不要干擾手術進行。」

「你——」蕭凌雪的臉色極為難看，她這是在暗指他是話癆嗎？還有，她說的手術到底是什麼意思？

秦肅兒別過頭，假裝沒看到某人的咬牙切齒。

看看窗外，現在應該是下午一點左右，夏季白晝長，天色還很亮，無須考慮光線的問題，她再重頭想一遍，手術前的前置作業應是完備了。

驀地，她忽然想起一件事。「對了，你——」她的眸光筆直地掃向凌寶。

凌寶被她這麼一看，不知為何吞了吞口水，有種心驚膽跳的感覺。

他一向仗著主子的勢，在府裡、京裡都橫著走，沒怕過任何人，可這女子卻讓他不敢造次。

「何、何事？」凌寶坑坑巴巴地問，也不知道自己在氣短個什麼勁兒。

秦肅兒輕輕挑眉。「縫合手術要一段時間，你去把我的婢女小廝帶去休息，記得給他們茶水喝，告訴他們茅廁在哪裡，若再怠慢，你哪天就不要落在我手裡，我可是很會記仇的。」

蕭凌雪的臉色更加難看，她這是當著他的面威脅凌寶嗎？

可奇怪的是，平常那個耀武揚威、狐假虎威的凌寶上哪兒去了？怎麼灰溜溜地夾著尾巴，一聲不吭的照辦去了？

從萬宴樓過來的路上發生了什麼事嗎？

他瞪著秦肅兒，似乎想從她身上瞪出個子丑寅卯來，但她卻不理會他，逕自指揮著在場的柳副將和吳左領把李岳搬到雙併的桌上。

李岳重傷，如今是用宮裡上好的人蔘勉強吊著氣，雖然她指揮若定，似乎自信滿滿，蕭凌雪還是不相信所有軍醫和太醫都束手無策，憑她會有法子醫治。

雖然打從心裡不相信她，但他仍讓她救人，顧太醫說李岳這一、兩日氣數就會盡了，既然會死，那就放手一搏，或許還有轉機。

當然，若這丫頭的縫合之術救不了李岳，他一定不會輕易放過她，不是因為她沒把人救活，而是因為她的口出狂言，他要讓她知道什麼叫飯可以亂吃、話不能亂說，一定要讓她受點教訓！

秦肅兒覺得房裡有道目光很礙眼，但礙眼的人事物這世間可多了，一向不能影響她做事，她做自己該做的事、有把握的事，才不管別人心裡的小九九，若是有人不相信她，她會用事實證明，讓那人閉嘴，把不信任的目光收回！

「姑娘，妳要的東西都準備好了。」顧太醫說道。

他奉太醫院院令之命在這裡照看李元帥已月餘，知道李元帥不可能有救，早交代了李夫人準備後事，今日乍聞縫合之術，心中實在驚訝，若是真能行縫合術，那可大大顛覆他的認知。

「有勞了。」秦肅兒點了點頭，快速確認準備好的工具，雖然不盡如意，但也堪用了，這時代的工藝比她想像的精良太多，日後她再畫圖打造合手的手術工具，若再遇上需要動手術的時刻，便能事半功倍。

她先給傷者施針麻醉，確認傷者已失去知覺，此時房裡只剩三個人了，就是她、顧太醫和五爺，她對五爺視若無睹，對顧太醫說道：「等一下開始手術時，請你在旁邊遞工具給我，並且注意傷者的面色和氣息，有任何不對勁之處，立刻告訴我。」

顧太醫知曉自己這是要給這年紀輕輕的小姑娘打下手，可是他心中並無微詞，若真能親眼見識縫合之術，他此生也沒遺憾了。

「那麼就開始了。」秦肅兒到酒盆裡淨手之後平舉雙手，示意顧太醫照做，跟著用鹽水清洗傷者的兩處傷口。

蕭凌雪原是無動於衷，待看到她以刀劃開李岳肩窩處的傷口時，他的眉頭瞬間緊緊蹙起。

軍醫和太醫想方設法都弄不癒合那傷口了，她竟然還劃開？

「我說妳，妳這是做什麼？！」蕭凌雪雖然氣急敗壞，但也知道刀在她手上，李岳的性命拿捏在她手裡，他並沒有不知輕重的衝過去興師問罪，依舊站在原處，只不過是拿殺人眼光瞪視著她。

秦肅兒充耳不聞，依然沉著冷靜的進行手術，她用刀挑開表皮，露出脂肪層，用鑷子把箭頭撥出。

蕭凌雪瞪大眼睛不說話了，看著箭頭被她拔出，傷口頓時噴了一股鮮血，她用浸過酒的棉布按住傷口，血很快便止住了。

秦肅兒很滿意那人不再鬼吼鬼叫干擾她進行手術，用壓迫方法止了血之後，她再把傷口清洗一遍，便開始穿針引線，進行縫合。

針不是彎的，她用不順手，鉗子也不是專業的縫合鉗，她還是第一次用，不過這些都不妨礙她進行縫合，她漂亮的完成了縫合，剩下那個大的傷口，不過那反而簡單。

她依舊頭也沒抬，按部就班的縫合，腹直肌筋膜、脂肪層……感覺到汗水從額際流下，她出聲喊道：「顧太醫！給我擦汗！不能讓我的汗滴下去！」

這地方連電扇都沒有，她快熱死了，第一次在沒有空調的地方做手術，全身的衣裳都溼透，黏在身上了。

「哦！是！」顧太醫慌忙拿棉布為秦肅兒拭汗。

「顧太醫，傷者面色如何？」

顧太醫一看，大驚失色道：「姑娘！李元帥的面色有些不對！」

秦肅兒看過去，傷者的呼吸果然變得益發微弱，她不假思索的對蕭凌雪喊道：「你快過來給他做人工呼吸！」

蕭凌雪蹙著眉。「什麼意思？」

秦肅兒急道：「你一手捏著他嘴巴兩邊，給他渡氣！」

渡氣，那是用於溺水者身上的，蕭凌雪自然知道，他知道如何渡氣，但他一輩子未給人渡過氣，何況是給男子渡氣。

「你還愣在那裡做什麼！」秦肅兒厲聲道：「傷者現在缺氧，無法自行呼吸，若是無人幫助他呼吸，他必死無疑！」

蕭凌雪的臉色陰晴不定，舉步維艱的來到李岳身前。

秦肅兒急切地催促道：「快！俯下身，含一口氣在嘴裡，用力把氣渡進傷者嘴裡！在我沒喊停之前不能停！」

蕭凌雪活到現在，從沒有一刻像現在這般狼狽，他在心裡把秦肅兒狠狠罵了好幾遍。

死丫頭，最好不要讓他發現她是故意整他的！

最終他還是照做了，帶著渾身逼人的暴戾之氣，給李岳渡了氣。

過了片刻，李岳的面色恢復正常，氣息也穩定了，秦肅兒便道：「可以不用渡氣了。」

她沒看蕭凌雪一眼，繼續專注的縫合，待縫合完成，依序消毒，將兩處傷口以棉布包紮。

顧太醫見包紮完成了，這才請教道：「敢問姑娘，那渡氣是怎麼回事？」

秦肅兒解釋道：「我給傷者做了全身麻醉，因此肺葉有時會無法運作，傷者就無法自行呼吸，必須由外界提供氧氣，渡氣便是提供氧氣。」

她的說明用了許多現代用語，明知道聽的人會一知半解，但她一時也想不出古代的說法，只能湊合著用了。

「麻醉？」顧太醫大吃一驚。「姑娘給李元帥做了麻醉嗎？何時做的？老朽為何沒看見？」他不自覺地已把自稱從老夫降為老朽了。

秦肅兒一邊取下傷者身上的銀針，一邊說道：「這四根針便是麻醉作用。」

顧太醫大受震撼。「姑娘會行針灸麻醉之術？」

秦肅兒輕描淡寫的回道：「剛好是我的強項。」

顧太醫趕忙問道：「姑娘是否也知麻沸湯的配方？」

「那是自然。」秦肅兒不假思索的說道：「蟾酥、生半夏、鬧羊花、胡椒、川烏、草烏、蠍撥、麻黃，把這些東西曬乾打成粉，用酒和，便是麻沸湯了。」

顧太醫大為激動。「姑娘，妳、妳這是要將配方告訴老朽嗎？」

「不是你問我的嗎？」秦肅兒奇怪地看了顧太醫一眼。

顧太醫更是激動了。「只因老朽問了，姑娘便告訴老朽嗎？」

秦肅兒覺得他的問題一個比一個奇怪，她理所當然的說道：「你問了，我知道的，自然要告訴你。」

顧太醫忽然覺得自己白活了，小小姑娘有此胸襟，他一百年……不，一萬年也趕不上。

要知道，祖傳祕方都是輕易不得示人的，尤其身為醫者，依靠的就是自身的醫術，自然要藏著掖著，即便是自個兒的徒弟，也絕不會傾囊相授。

可剛剛對於失傳了許久的麻沸湯配方，姑娘卻直截了當的告訴他，還有適才做那前不見古人、後不見來者的縫合之術，姑娘也沒避著他，完全不怕他學了去，種種超凡脫俗的行徑，一再讓他心中掀起了滔天巨浪，對她從自嘆不如到肅然起敬。秦肅兒沒意識到顧太醫心中驚濤駭浪的變化，她收拾著手術用具，一邊說道：「手術成功，傷者不久就會醒過來，不過還要觀察傷口是否感染，所以我得在這裡住一晚，派人守著傷者，若有任何不對，立刻通知我。」

她並沒有指名道姓，但蕭凌雪知道，她是在說給他聽。

瞧顧太醫對她佩服得五體投地的模樣，又追著向她討教了數個問題，看來她那縫合術是煞有介事，李岳的性命是保住了。

不等蕭凌雪有所表示，顧太醫便拍胸脯道：「姑娘放心，老朽讓醫僕在這裡守著，若有不對，會立即告訴姑娘。」

秦肅兒對顧太醫笑了笑。「你那小醫僕倒是伶俐，叫什麼名字？」

顧太醫一副與有榮焉的樣子。「他叫吉安，確實有點天分。」

秦肅兒又笑了笑。「顧太醫，你餓了吧？站了這許久，我的肚子可是餓得咕嚕叫，又熱得要命，若是此時有碗冰吃，想來神仙也不過如此。」

這話說得太明白了，蕭凌雪無法再假裝無動於衷，她救了李岳性命是事實，且照理說她算是他延請來給李岳出診的，他又是主人，總不能一直由顧太醫出面招呼，他只好咳了一聲，問道：「除了吃的和冰，還需要什麼？」

他同樣沒有指名道姓，語氣是沒那麼不客氣了，但還是挺沒有禮貌的，不過秦肅兒懶得與這種自視甚高的人一般見識，她嫣然一笑。「自然是需要診金了，我和顧太醫這一個多時辰忙下來，沒有功勞也有苦勞，總不能讓我們白做工，是不？」蕭凌雪好不容易緩和的臉色頓時又變得扭曲。

好個俗物，一開口就知道討銀子，什麼醫者仁心，也只有話本子裡才有！

顧太醫嚇了一大跳，連連搖手道：「不不不，不用，為李元帥診治是下官的職責所在，下官豈敢要診金，請五爺千萬不要放在心上！」

聽顧太醫自稱下官，秦肅兒知道了，這位不可一世的大爺還是個官呢，難怪一直盛氣凌人。

為了挫挫他的銳氣，她笑得更嬌媚了，更加挑釁地道：「你何必客氣呢？咱們付出心力勞力，我看這位五爺財大氣粗，肯定不會小氣診金，若是拿來了，你就收下吧！」

蕭凌雪劍眉緊蹙，怒火頓起。

他從未想過財大氣粗這四個字會有用來形容他的一天，這女子竟敢如此詆毀他？同踏在京城這塊土地上，她當真不知道他是誰嗎？

「若是李岳真的讓妳治好，自然會有重酬，這點妳不必擔心。」蕭凌雪輕蔑地說道。

秦肅兒露齒一笑。「那就好。」

蕭凌雪對她的回答感到難以置信，難道她原本擔心他會賴帳嗎？

這女人可真有氣死人不償命的本事！若李岳沒有醒來，她休想離開這裡一步！

#### 第四章 同桌用膳

秦肅兒吩咐潤青和林曉鋒先回王府，明日再來接她，免得他們出門太久，珊瑚小題大作，鬧出什麼事來。

潤青不放心主子一個人待在這裡，不肯先回去，固執地要留下來陪她。

但秦肅兒就怕林曉鋒話多又口無遮攔，回去會對珊瑚誇耀她的醫術，若是在王府裡傳開，那可就不好了，一定要潤青跟著一塊兒回去。

潤青拗不過主子的堅持，愁眉苦臉的跟著林曉鋒走了，秦肅兒讓凌寶把他們送到萬宴樓即可，自然不能讓別人知道他們是從翼親王府出來的。

房裡剩下她一個人，她坐了下來，正覺得渾身黏乎得難受時，叩門聲響起。

「秦姑娘，婢子多兒給您送換洗衣裳來了。」

秦肅兒忙去開門。「快進來。」

一個眉清目秀的丫鬟領著四個粗壯婆子，分別抬著一大桶水和一個空木盆，抬到了六折烏梨木繡海棠的屏風後頭。

多兒笑容可掬地道：「天熱氣，沒給姑娘準備熱水，姑娘先行洗漱，飯菜馬上送上來，婢子在外頭給姑娘守門，姑娘洗好了，喚婢子一聲即可。」

秦肅兒笑道：「多謝妳了。」

幸好房間夠大，屏風後頭還能放下大木桶和大木盆，且多兒頗為細心，香胰子和棉布都備齊了，還有一套乾乾淨淨的衣裳。

秦肅兒洗了個舒舒服服的溫水澡，換上紫丁香色裙衫。

她繞出屏風，知會了外頭的多兒一聲。

多兒便叩門進來，淺淺一笑道：「婢子給姑娘梳頭。」

秦肅兒自己不會梳頭，有人要為她梳頭自然是好的。

多兒梳頭的功夫一流，沒一會兒就給她梳好漂亮整齊的流雲髻，戴上一枚鑲貓眼

石的珠花，鬢邊插上一支珊瑚珠釵，簡單大方，卻顯得格外精緻。

秦肅兒看著鏡中的自己，齊眉瀏海下有對彎眉大眼，髮型和珠花讓她看起來十分耀眼明麗。

她還是覺得原主長得太過漂亮了些，擁有這樣的美貌不是什麼好事，容易招來不必要的麻煩。

她問道：「這些髮飾是打哪兒來的？」

多兒微微頷首而笑。「上頭吩咐要給姑娘準備衣裳，管事嬤嬤便一同把髮飾和鞋襪也備齊了。」

秦肅兒微微揚眉。

上頭？上頭是什麼人？那個五爺嗎？

不一會兒，兩名小丫鬟提著食盒來了，先前抬水來的那四個粗使婆子也來把木桶和木盆抬走。

多兒逐一把食盒打開，一邊說道：「不知道姑娘喜歡吃什麼，給您備了四樣菜一盅湯，點心是冰糖雪蛤羹，若是不合姑娘的胃口，婢子再叫廚房重新做過。」

四道菜看起來很是可口，但秦肅兒只看了飯菜一眼，便問道：「有沒有冰？我想吃冰。」

這裡沒有短褲短袖，就算再怎麼輕薄的夏衫也要穿三層，她能不熱嗎？

「冰？」多兒先是一愣，隨即反應過來，回道：「自然是有的，姑娘等等，婢子去拿。」

多兒出去很快回來，端來一只水梨冰碗，上面擱著銀製小調羹。

秦肅兒生平第一次見到古時候的冰品，原來是細碎的冰上面擺著切好的新鮮水果，再淋上蜂蜜，很像現代的刨冰，她開心的大口吃了起來。

多兒立在她身後，手裡搖著繡扇為她搧風。

秦肅兒雖然想叫多兒坐下來一起吃冰，可想到這裡的奴婢謹守分際，有她們分內該做的事，自己若不要多兒伺候，保不定多兒還會以為是自個兒伺候得不好，既然如此，她便心安理得的享受這穿來後的難得涼爽，把一大碗冰吃得一滴不剩，如此，飯菜就吃不太下了，只吃了半碗飯，又把那看似很珍貴的冰糖雪蛤羹吃掉，整個人飽到不行。

「姑娘！」有人在門外叩門，急切的說道：「小的吉安，李元帥不太對勁，要請姑娘過去看看！」

秦肅兒神情一凜，難道是傷口感染了？這裡沒有抗生素，她已經把消毒工作盡量做到最足，若是這樣還是讓傷口給感染了，她可就要再好好想想還有沒有其他的消毒方式。

她帶著藥箱，旋風般的跟著吉安來到李岳房裡，蕭凌雪也在，見到她來，他沒給她好臉色看，她也沒理會他，逕自去檢查李岳的呼吸和脈動，生命跡象穩定，並未發現異常之處。

她問向吉安，「是哪裡不對？」

吉安忙道：「李元帥醒過來後還無大礙，可適才頻頻喊痛，還痛暈了過去。」

秦肅兒這才放心了。「麻醉的效果退了，痛是自然的。」她講了幾種止痛的藥方讓吉安速去煎藥，又給李岳診了脈，確認一切無誤，自顧自的說道：「傷者在手術後約莫兩到三日痛感會漸漸減輕，往後只要三個時辰喝一次止痛湯，多多休息即可，若是清醒了，也不可有大動作，牽動傷口，痛感加倍，且也會延後復元。」蕭凌雪哪會不知道她這是故意說給他聽的，適才她一進來時，他那一臉抓到她小辮子的神情，她肯定也感受到了。

「看來妳的醫術還行。」蕭凌雪不置可否地道：「還有幾個人，妳要去看看嗎？」秦肅兒深深覺得這人高高在上到沒藥救的境界，要她去看病人，他就不能說「請她去看看」或者「請問她能不能去看看」嗎？

她告訴自己要忍住，不要與他一般見識，要寬宏大量，就當吃那碗冰的回報。  
她耐著性子問道：「你是說還有幾個病人嗎？」

蕭凌雪悶聲道：「皆是傷者。」

「你怎麼不早說？」秦肅兒忍不住蹙眉。

蕭凌雪悶不吭聲的領著她來到一間寬敞的房間，房裡有一股子難聞氣味，十多張床，十多個受傷的人，秦肅兒大致看了一圈，心裡不由得火冒三丈，雖然他們的傷勢沒有李岳那麼嚴重，可也都不輕，甚至有些再耽擱下去，恐有截肢的危險，他居然就這麼把他們擺在這裡不聞不問？

她氣急敗壞的質問道：「因為那人是元帥，他的命就比較珍貴，這些人就任由他們自生自滅嗎？」

「我從未做如此想。」蕭凌雪面色僵冷。「這些傷兵同樣請了太醫醫治，卻遲遲不見起色，太醫依舊每日過來察看，並未棄他們於不顧。」

他的解釋還算合理，秦肅兒冷著一張芙蓉臉，哼了哼，這才閉上嘴，開始逐一替他們檢查。

蕭凌雪緊緊抿著唇，看著她的目光帶著濃濃殺氣。

她竟敢如此誤解他，真是不想活了，若不是看在她有幾分醫術的分上，他肯定老早掐死她了。

他正在心裡掐死秦肅兒之際，她已逐一檢查了傷者，最後蹙著眉來到他面前，抬起眼眸看著他。

「屋裡空氣不流通，環境不整潔，可能出現交叉感染，我一個人沒法處理，你多叫幾個人過來幫忙，找人看著李元帥，把吉安叫來！」

蕭凌雪臭著臉去交代門口的守衛，很快的，吉安和幾個下人來了，多兒也來了。秦肅兒如同下午一樣，交代他們打開窗子，打掃房間，再燒開酒來消毒房間，另外消毒手術要用的器具和裁剪棉布等等的事，則交給已有經驗的吉安，她並交代粗使婆子，這些傷兵的衣物每日都要更換，要用沸水泡洗，還要太陽曝曬，聽得那些婆子一愣一愣的。

大房裡有十多人，對於一個女大夫，尤其是一個漂亮的女大夫來給他們醫治，一開始都顯得十分尷扭，可要不了一會兒，他們都沒有心思覺得尷尬了，因為全痛得哇哇大叫。

「不要動！已經給你局部針麻了，根本不會痛，你到底在號哪門子的？還是不是男人啊！」秦肅兒替其中一名傷兵去除了腐肉，清理傷口，現在正在消毒縫合。那傷兵愁眉苦臉的，他是不會痛沒錯，可眼睜睜看那針線穿過他的肉，他就是會忍不住抖動啊。

蕭凌雪看秦肅兒一個小女子面不改色，這些個漢子全都哇哇大叫，他的嘴角禁不住微微上揚。

這個女人倒有幾分意思，不過她的醫術如此特殊，照理在京城不可能沒沒無名，先前宜安侯府的世子摔馬，撞到一塊尖石上，肚子磕破了個大洞，沒兩日人就死了，若是能請到她縫合，保不定能活下來。

他琢磨著，她的縫合術若能用在戰場前線，肯定能救活不少士兵，看她縫合的技巧十分熟練，就像做了幾百次似的，這令他不解，她是在哪裡給這麼多人縫合過？多兒來到他面前，福身稟道：「爺，姑娘來之前吃了碗冰，可沒吃多少飯菜，婢子瞧這裡恐怕還要個把個時辰才能結束，婢子思忖，是否要為姑娘準備夜消？」蕭凌雪想到下午她給李岳縫合完直喊餓，看來這縫合不只是技術活，還是體力活，遂點了點頭。「就備在碧荷水榭吧！先燃驅蚊香，再擺幾缸冰。」

多兒有些詫異，爺這是難得的細心啊，難不成這位會醫術的姑娘是爺看重的人嗎？不過她不敢多問，曲膝道：「婢子明白了。」說完，她便先行退下去準備。秦肅兒足足花了兩個時辰才把十幾個傷兵的傷口處理好，精疲力盡是一定的，而且她發現自己又餓了，身上的衣裳又汗溼了。

她朝著蕭凌雪走去，站在他面前，抬眸看著他。

她在這裡待了多久，他就同樣待了多久，現在已過了子夜，她肚子餓了，他應該也餓了吧？這外表昂藏的男人，高挺的鼻子看起來很是傲慢，黑眸凌厲，抿著嘴角時教人不敢親近，但不開口的時候還挺有吸引力的，若是他能改改說話的態度，肯定會可愛許多。

要知道，這世道流行暖男，冰山男和面癱男已經不吃香了。

「好熱。」秦肅兒看著蕭凌雪，大剌剌地用手當扇子往自己臉上搗風。「我想吃冰，你可以派人送碗冰過來嗎？」

蕭凌雪面無表情地打量著她。「妳好像很怕熱。」

秦肅兒直截了當地說道：「不是好像，我是很怕熱，一熱就渾身不舒服，什麼事都做不了，還有，這房間裡頭那麼悶熱，他們又都身受重傷，不擺些冰給他們消暑，他們恐怕撐不下去。」說完，她也上下打量著他，有些鄙視地問道：「你不會看高不看低，捨不得把冰用在他們身上吧？」

她是沒問這些人是怎麼受傷的，可她不笨，也曾去戰地做過無國界醫師，這些傷者的身上有股軍人的氣息，肯定是在戰場上受的傷，加上她下午治傷的那人又是元帥，更堅定了她的看法。

蕭凌雪蹙眉，面色不悅，這女人說話就不能好聽點嗎？一開口總要在他往卑鄙小人的方向去定罪。

他哼了哼，沒好氣地回道：「他們沒那麼嬌氣，一點熱都受不住。」

秦肅兒半句不讓地道：「他們是鐵錚錚的漢子，自然是受得住熱，但是他們受了重傷，身體上的痛已經夠難受的了，給他們一個清涼的環境，讓他們可以好好的睡一覺，這樣他們會好得更快。」

蕭凌雪很不甘心自己又被她教訓了，可是又找不出錯處來反駁，只得冷著一張臉道：「我待會兒就吩咐下去。」

她見好就收，呵呵笑道：「那勞煩你，我房裡也要冰，越多越好，多謝你了，你知道的，我明天還要為那位李元帥換藥，也要睡個好覺才行。」

他板著臉睨著她。「那麼現在呢？可是餓了？」

秦肅兒點頭笑道：「是餓了沒錯，若你能派人再送些熱熱的飯菜給我，那就感激不盡了。」

蕭凌雪眉頭輕蹙。「已經備好飯菜了，走吧。」

他也不知道自己這是什麼心情，在她面前一直屈居下風，見她沒臉沒皮的，他也有氣，怎麼有這樣的女子？一會兒咄咄逼人的為那些素不相識的傷兵爭取，一會兒又能為她自己嘻皮笑臉的向他討冰……

「這麼熱的天氣，得吃點開胃的才行。」秦肅兒笑盈盈的跟上他。「五爺，勞煩你叫人準備一碟生辣椒醬油來，不管什麼菜，我都要蘸著辣椒醬油吃。」

「辣椒？」蕭凌雪腳步一滯，忽然轉過身，黑眸瞪視著她。「妳說妳要吃辣椒？」

「有什麼不對嗎？」她笑著反問道：「你不吃辣？」

蕭凌雪不假辭色的說道：「我吃辣，吃花椒、胡椒，但我不會去吃辣椒，旁人若見了，定然會以為我腦子壞了。」

秦肅兒還是不明就裡。「為什麼？」

他受不了的撇了撇唇。「當然是因為辣椒是做為觀賞之用，怎可拿來食用？」

她難掩驚奇。「你是說，你們這裡的辣椒是拿來看的？」

「整個大雲皆是如此，除非妳不是大雲人。」蕭凌雪挑了挑眉，目光緊鎖著她。

「妳是從哪裡來的？大梁？大周？」

若她是他國人，初初來到大雲朝，那麼在京城沒沒無名也就說得過去了。

秦肅兒沒回答他的問題，而是好奇地道：「你帶我去看辣椒。」

蕭凌雪冷笑一聲。「難道妳以為我騙妳？」

她朝他涼涼地睜去一眼。「你不帶我去看，我就當你是騙我的。」

他的眉頭微微一擰。「豈有此理！」

秦肅兒發現要激怒他很容易，這人情緒管理的能力太低了，一件小事就能讓他發火，遇到大事豈不是要暴跳如雷？不知道他血壓是否正常，若是有高血壓，可要改改脾氣才好。

蕭凌雪又瞪了她一眼，不滿地道：「走吧。」

他身著墨色錦袍，腰纏玉帶，走在前頭，步履如風，秦肅兒快步跟上去，穿過月洞門，甬道兩旁種著桂樹，很快來到一處花園，他指給她看，還陰惻惻的冷笑，教她不免莞爾。

這人一板一眼的，當他老婆肯定很辛苦。

辣椒和其他花卉一樣，種在雅緻的陶瓷花盆裡，在她看起來無比好笑。

蕭凌雪嘴角微揚。「親眼見到了，妳還有何話說？」

秦肅兒笑道：「當然有啊——我就要吃這個，你請人拔兩根洗淨了，切細與醬油和蒜末混合，醬油不需多，只需一匙便夠。」

他一哂。「妳當真要吃辣椒？」

她好整以暇地道：「當你的面，吃給你看。」

還真嘴硬！蕭凌雪心中冷笑，叫了個路過的丫鬟去做。

秦肅兒叫住那銜命而去的丫鬟。「等等，妳切辣椒時要當心點，裡頭可是極辣的。」

蕭凌雪不信她所言，在大雲朝，沒有人會把辣椒切開來食用，自然也就無人知道紅色條狀的「花」是辣的。

夜深人靜，可府裡處處燭火通明，蕭凌雪走在前頭，秦肅兒從容不迫的跟在後頭，步履輕盈悠閒，夜風陣陣，四周的花香沁人心脾，走過曲曲折折的青石板路，繞過幾處山石，一座湖泊出現在眼前，就見層層荷葉如浪花般輕翻，水榭依水而築，蕭凌雪往那水榭走過去。

碧荷水榭裡已擺好了酒菜，香味四溢，多兒在那裡候著。

秦肅兒進到水榭，一看到多兒便「哎喲」了一聲，「真是不好意思，這麼晚了，多兒姑娘沒睡，還讓妳在這裡等我們。」

多兒露齒一笑，曲膝道：「姑娘這是哪兒的話，這是婢子的本分。」

蕭凌雪與秦肅兒面對面落坐，一個小丫鬟端著碟子來了，正是生辣椒蒜末醬油，小丫鬟低聲對多兒說了幾句話，多兒笑著接過手，擱在秦肅兒碗邊。

秦肅兒笑道：「多兒姑娘，我見妳還有去傷兵房幫忙，這會兒應該也餓了吧？坐下一塊兒吃。」

多兒陪笑道：「姑娘真是折煞婢子了。」她哪敢跟主子同坐。

蕭凌雪淡淡地道：「妳退下。」

多兒鬆了口氣，連忙告退。

多兒一走，蕭凌雪的一對火眼金睛便緊瞅著秦肅兒，一字一字地道：「現在沒有旁人了，妳吃辣椒給我看吧！」

秦肅兒實在覺得好笑，敢情他遣退多兒還是一種體貼，怕她出糗。

她看準了一碟白切肉，夾了一片，蘸了辣椒醬油不夠，還夾了一小段辣椒一起入口。

蕭凌雪見她當真吃下去了，頓時無話可說。

秦肅兒突然興起了逗弄他的念頭，故意又夾了荷花卷蘸辣椒醬油吃，吃完意猶未盡地道：「雖然你吃過胡椒、花椒，可它們絕沒有辣椒這麼夠味，我打賭，你一旦吃過辣椒便會愛上，要是你沒愛上，便是受不住辣椒的滋味。」

他勾起唇角。「話都被妳說盡了，我焉能不吃？」

他畢竟是蕭凌雪，在西北大營時治軍嚴謹，她這點激將的小把戲他還不放在眼裡。

秦肅兒靈眸微揚，笑道：「你就嚐嚐味道，我不騙你，夏天吃辣椒真的很開胃。」

說完，她把裝有辣椒醬油的碟子遞過去。

蕭凌雪仿照她夾了塊白切肉，再蘸辣椒醬油，同樣不甘示弱的配上一小截辣椒條。一瞬間，他嗆得猛咳嗽，臉也漲紅了。

看他這般狼狽，秦肅兒大笑起來，不過她心地善良，連忙遞水給他，又見一旁小缸裡盛了滿滿的冰，她好心的抓了一把送到他面前。「快點吃冰！現在含一塊冰在嘴裡最能解辣。」

蕭凌雪實在辣得難受，喉嚨似被火燒，他不假思索就她的手心含了一口冰，瞪著她，臉上帶著怨氣。

「不能怪我。」她受不了的搖頭低笑。「是你太輕敵了，如今知道辣椒的厲害了吧！花椒香香的，辣椒辣辣的，你只要記住這個就行了。」

她這根本是在說風涼話！他都被辣成這樣了，能不記住嗎？

他會記住她的！一天之內，讓他出了兩次糗，生平第一次給大男人渡氣，生平第一次把冰塊可笑的含在嘴裡！

也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整到了蕭凌雪，抑或是房裡幾小缸冰降溫奏效，秦肅兒睡了個好覺，一夜無夢到天亮。

她一起床，多兒便進來伺候她洗漱，為她梳頭和更衣，像是在外間一直等著她起床似的。

「姑娘昨夜和爺在碧荷水榭裡是不是鬧得不愉快？」多兒一邊幫她梳頭一邊問道。

秦肅兒想到蕭凌雪從她手心裡吃冰就想笑。「沒有啊，我很愉快，怎麼了？」

「婢子聽說，爺今早命人把花園裡的辣椒全摘了，也不知要做何用。」

秦肅兒再也忍不住把嘴角翹得高高的，他這是太過生氣要把辣椒滅種，還是要化悲憤為力量，練習吃辣椒？

這男人，一直表現得高高在上，就是欠調教，她就要整他，讓他知道不是全天下的人事物他都駕馭得了，總會有踢到鐵板的時候。

梳妝妥當，她心情愉快地往李岳的房間走去。

她能讀到醫科，頭腦自然是頂尖的，這偌大的府邸，乍看像座迷宮，可來了一日一夜，她也分清了東南西北和院落所在。

「妳是我的小蝴蝶，我是妳的小阿飛，妳停在我的肩，依偎在我耳邊，從此我不再撒野……」她邊走邊唱，步履輕快得如同歌詞裡的蝴蝶一般。

冷不防，一道夾帶著冷意的嗓音從她頭頂上方傳來——

「妳唱的是什麼曲？如此古怪。」

秦肅兒沒聽到腳步聲，被蕭凌雪突如其來的聲音嚇了一跳。

走路無聲，他這是傳說中的內功高強嗎？

「在問妳話，怎麼不回答？」他劍眉輕挑。

她笑了笑。「我隨隨便便都能唱出一百首你沒聽過的曲來，你信不信？要不要我們打個賭，若是你輸了，你得再吃辣椒給我看。」

她偏要哪壺不開提哪壺，氣死他！

蕭凌雪看著她，眼神很是古怪。

她吸引他目光的方法可真奇怪，別的女子都在他面前展現琴棋書畫的才華，她卻是以整他為樂，教他氣得牙癢癢。

他冷冷一哼，「你以為我有閒功夫在這兒聽你唱完一百首曲子？」

秦肅兒嘴角一勾。「看你排場如此大，自然是沒有的，那我就先走一步了，要去給李元帥和傷兵們查房，等查完房，我的小廝和丫鬟就會來接我了，看來我也是挺忙的，不比你清閒多少哩。」平平淡淡的幾句話，她說完便自顧自地從他身旁越過了。

蕭凌雪覺得自己又輸了一回。

適才她唱什麼來著？你是我的小蝴蝶，我是你的小阿飛？小蝴蝶、小阿飛？這什麼鬼？

Crescent